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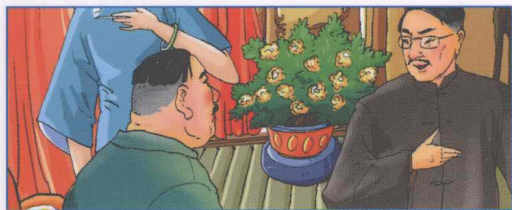
教育部推荐学生必读丛书

子夜

ZIYE

【导读彩插本】

U E D U J I N G D I A N L I Z H I Z H O N G G U O



子夜

ZIYE

茅盾◎著

阅 读 经 典 励 志 中 国

时代文艺出版社

教育部推荐学生必读丛书

U E D U J I N G D I A N L I Z H I Z H O N G G U



阅 读 经 典 励 志 中 国

子 夜

茅盾著

【导读彩插本】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子夜 / 茅盾著; 程明缩写.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387-2892-7

I. 子… II. ①茅…②程…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缩写本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5632号

出品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赵岩

装帧设计 点石设计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子 夜

茅 盾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平谷县旱立印刷厂

开本 / 880 × 1230毫米 1 / 32 字数 / 150千字 印张 / 6 2个彩插

版次 / 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1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导 读



作家卡片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茅盾十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即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因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



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曾经的政治斗争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夜月》、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长

子夜



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挨批期间秘密写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作品背景

《子夜》是茅盾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起名《子夜》，就是暗示故事发生在黎明前的黑夜，子夜过去即黎明，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到了。

这是一部以193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为背景，映射出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



内部的倾轧。描写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农村革命的深入、城市的工人运动等，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揭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命运。茅盾说，他写的是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



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是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三是当时的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作家着力塑造了吴荪甫、赵伯韬等众多典型人物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在1930年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现象。



人物剖析

吴荪甫——在《子夜》描写的七十多个人物中，吴荪甫是最突出、最生动的他，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把他放到三十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关系中，放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了这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一方面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要联合工农对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工农觉悟起来的时候，他们联合敌人反对工农，具有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反动。吴荪甫就是这种既有榨取工人血汗、仇视农民运动的一面，又有抵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发展民族工业愿望的一面，具有两重性的复杂人物形象。

就其进步方面讲，首先表现在他敢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控制，敢于



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掮客赵伯韬相对垒。他在唐云山的支持下，联合太平洋公司经理孙吉人和大兴煤矿公司经理王和甫组织了“益中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信托业务，决心与赵伯韬抗衡。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他发起过进攻，迎接过挑战，遭受过挫折，进行过挣扎，最后倾家荡产，背水一战。

吴荪甫的这些行动，说明了他同帝国主义、金融买办资产阶级是具有直接的矛盾的，对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的野心是有反抗精神的，他不仅“仇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时吴荪甫与反动政府之间的统治也是有矛盾的，他说：“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透露他对当时的连年军阀混战、政府黑暗的不满情绪。

其次，吴荪甫是要竭尽全力发展和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他不仅在农村兴办了企业，还在上海开办了裕华丝厂，成立益中信托公司，随着资本的增加，经营范围的扩大，除了丝织工业外，他还生产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鞋等。他想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理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当时的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



定的历史环境来看，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

再次，吴荪甫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较少，希望



自己能建立起一个美妙的资产阶级王国。他是一个游历过欧美，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知识的工业资本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他在家乡双桥镇农村开设了



电厂、米厂、油坊、钱庄、当铺，这种举动，在客观上来说，是对当时农村封建主义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吴荪甫性格的反动性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上。吴荪甫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残酷地压榨剥削工人、农民和仇视工农革命运动的一面。他在企业经营上所受到的损失，在公债投机中所遭到的失败，都要从工人农民身上寻求补偿。

当他拼命延长工时、压缩工人、削减工资，引起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生存、生活的权利而进行罢工时，他的“脸色突然变了”“脸上的紫疱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于是，他大骂工人，凶恶地声言要给“那些穷得只剩下一张要吃饱的嘴”的工人们一点颜色看。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他不仅收买“忠实而能干的部下”和蒋、汪两派的工会，在工人中安插工贼，拉拢、分化工人队伍，而且还勾结反动势力，动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他还亲自出马，坐阵指挥。当他乘坐的汽车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时，他“铁青着脸”，竟然置周围女工的生命于不顾，凶相毕露地命令司机：“开车，开足了马力冲！”当双桥镇农民

起来暴动，割断了他伸向农村的吸血管时，他一面恶毒诬蔑暴动农民是“农匪”，起义农民攻占双桥镇是“匪祸”；一面打电报请求省政府火速调动保安队去镇压。当双桥镇的国民党守军被农民革命军击败时，他怨恨国民党军队对革命人民镇压不力，便破口大骂：“我恨极了，那班混蛋东西！他们干什么了？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不开杀戒吗？”

直到彻底破产后，吴荪甫的反动性也丝毫未改变。当他听说自己要避暑的地方有共产党在那时活动时，竟咬牙切齿说：“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的了不起！光景也不过是匪！一向是大家不注意，纵容了出来的！”



这些都揭示了吴荪甫作为三十年代民族工业资本家敌视工农革命的反动本性。

其次，吴荪甫还具有投机取巧、损人得己、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他出于“个人利害的筹虑”，不仅吃掉了朱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厂，还乘人之危，用阴谋诡计，一口气吞了八个日用品中小工厂。他的所谓发展民族工业，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他反对金融投机，决心与买办势力较量一番，然而，为了谋取暴利，却又与赵伯韬勾结，钻进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在公债市场上，他虽然手段多端，但终究不是由美国财团势力支持的赵伯韬的对手，很快便惨败在赵伯韬的手下，最后以破产告终。吴荪甫的悲剧，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



史法则。

赵伯韬——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他以美国银行托拉斯和蒋介石政府为后台，以三十万收买西北军暂时撤退，让吴荪甫发了一笔公债财，诱进了自己的圈套。之后，他施展各种狡诈、毒辣手段，打击和控制吴荪甫，逼迫他要么买办化，要么破产。尽管吴荪甫顽强挣扎，最后还是失败在赵伯韬手里。在书中作者并没有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赵伯韬，但通过正面的、侧面的和间接的描写，通过几个场景的故事，已经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买办金融资本家的典型。



作品点评

《子夜》结构复杂而严谨，对话准确精彩。作者反应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所有矛盾、斗争都围绕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展开；情节场景纷繁，中心线索明显突出。小说中的对话精彩准确地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一些地方还渗透着作者的评论、作家在语言艺术方面的深厚修养。全书一、二章交待人物，揭示线索；第二章至第十九章展开矛盾，一环扣一环，围绕中心，不断把故事推向高潮。

《子夜》创作的意义重大。它以广阔的内容、深刻的主题和高超的艺术，为中国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成功的长篇小说”。



思考题

1. 《子夜》的书名含义是什么？
2. 分析吴荪甫的两面性。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过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总商会以西的一段，俗名唤作“铁马路”，是行驶内河的小火轮的汇集处。那三辆汽车到这里就减低了速率。第一辆车的汽车夫轻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穿一身黑拷绸衣裤的彪形大汉说：

“老关！是戴生昌罢？”

“可不是！怎么你倒忘了？您准是给那只烂污货迷昏了啦！”

车停在了戴生昌轮船局门口。

“云飞轮船快到了么？”车厢里一个紫酱脸的人傲然问，声音宏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他的话还没完，轮船局办事员霍地一齐站了起来，内中有一个瘦长子堆起满脸的笑容抢上一步，恭恭敬敬回答：

“快了，快了！三老爷，请坐一会儿罢。——倒茶来。”

瘦长子一面说，一面就拉过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背后。三老爷脸上的肌肉一动，似乎是微笑，对那个瘦长子瞥了一眼，就望着门外。这时三老爷的车子已经开过去了，第二辆汽车补了缺，从车厢里下来一男一女，也进来了。男的是五短身材，微胖，满面和气的一张白脸。女的却高得多，也是方脸，和三老爷有几分相像，但颇白嫩光泽。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纪了，但女的因为装饰入时，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



男的先开口：

“荪甫，就在这里等候么？”

紫酱色脸的荪甫还没回答，轮船局的那个瘦长子早又陪笑说：

“不错，不错，姑老爷。已经听得拉过回声。我派了人在那里看着，专等船靠了码头，就进来报告。顶多再等五分钟，五分钟！”

云飞轮船泊在一条大拖船——所谓“公司船”的外边。荪甫他们三位走上了那“公司船”的甲板时，吴老太爷已经由云飞的茶房扶出来坐上藤椅子了。福生赶快跳过去，做手势，命令那两个脚夫抬起吴老太爷，慢慢地走到“公司船”上。老太爷的脸色并不难看，两圈红晕停在他的额角。可是他不作声，看看儿子，女儿，女婿，只点了一下头，便把眼睛闭上了。

这时候，和老太爷同来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也挤上那“公司船”。

“爸爸在路上好么？”

杜姑太太——吴二小姐芙芳，拉住了四小姐，轻声问。

“没有什么。只是老说头眩。”

“赶快上汽车罢！福生，你去招呼一八八九号的新车子先开来。”

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太爷又锐声叫了起来：

“《太上感应篇》！”

这是裂帛似的一声怪叫。在这一声叫喊中，吴老太爷的残余生命力似乎又复旺炽了；他的老眼闪闪地放光，额角上的淡红色转为深朱，虽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吴老太爷自从骑马跌伤了腿，终至成为半肢疯以来，就虔奉《太上感应篇》，二十余年如一日；除了每年印赠而外，又曾恭楷手抄一部，是他坐卧不离的。

一会儿，福生捧着黄绫子书套的《感应篇》来了。吴老太爷接过来恭恭敬敬摆在膝头，就闭了眼睛，干瘪的嘴唇上浮出一丝放心的微



笑。

“开车！”

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驱驰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却捧上了《太上感应篇》，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诰诫，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而尤其使这矛盾尖锐化的，是吴老太爷的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可是三十年前，吴老太爷却还是顶括括的“维新党”。祖父两代侍郎，皇家的恩泽不可谓不厚，然而吴老太爷那时却是满腔子的“革命”思想。普遍于那时候的父与子的冲突，少年的吴老太爷也是一个主角。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习武骑马跌伤了腿，又不幸而渐渐成为半身不遂的毛病，更不幸而接着又妻亡，那么现在吴老太爷也许不至于整天捧着《太上感应篇》罢？

虽然此时他已经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车里，然而并不是他对儿子妥协。他早就说过，与其目击儿子那样的“离经叛道”的生活，倒不如死了好！他绝对不愿意到上海。荪甫向来也不坚持要老太爷来，此番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让老太爷高卧家园，委实是不妥当。这也是儿子的孝心。吴老太爷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土匪，什么红军，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但是坐卧都要人扶持，半步也不能动的他，有什么办法？他只好让他们从他的“堡垒”里抬出来，上了云飞轮船，终于又上了这“子不语”的怪物——汽车。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噉——噉——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吴老太爷悠然转过一口气来，有说话的声音

子
夜



在他耳边动荡：

“四妹，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公共汽车罢工，这月是电车了！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闹事，捉了几百，当场打死了一个。共产党有枪呢！听三弟说，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稳。随时可以闹事。时时想暴动。三弟的厂里，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

“难道巡捕不捉么？”

“怎么不捉！可是捉不完。啊哟！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许多不要性命的人！——可是，四妹，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明天赶快换一身罢！”

“二姊，我还没见过三嫂子呢。我这一身乡气，会惹她笑痛了肚子罢。”

蕙芳轻声说，偷眼看一下父亲，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芙芳笑了一声，拿出手帕来抹一下嘴唇。一股浓香直扑进吴老太爷的鼻子，痒痒地似乎怪难受。

“真怪呢！四妹。我去年到乡下去过，也没看见像你这一身老式的衣裙。”

“可不是。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

像一支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却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



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

呼卢呼卢的声音从吴老太爷的喉间发出来，但是都市的骚音太大了，二小姐，四小姐和阿萱都没有听到。老太爷的脸色也变了，但是在不断的红绿灯光的映射中，谁也不能辨别谁的脸色有什么异样。

“爸爸，快到了。”

“爸爸睡着了！”

“七弟，你喊得那么响！二姊，爸爸闭了眼睛养神的时候，谁也不敢惊动他！”

但是汽车上的喇叭又是呜呜地连叫三声，最后一声拖了个长尾巴。这是暗号。前面一所大洋房的两扇乌油大铁门霍地荡开，汽车就轻轻地驶进门去。阿萱猛的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见三哥荪甫和姐夫杜竹斋的汽车也衔接着进来，又看见铁门两旁站着四五个当差，其中有武装的巡捕。接着，砰——的一声，铁门就关上了。

“爸爸，辛苦了！二姊，这是四妹和七弟么？”

同时就有一股异常浓郁使人窒息的甜香，扑头压住了吴老太爷。而在这香雾中，吴老太爷看见一团蓬蓬松松的头发乱纷纷地披在白中带青的圆脸上，一对发光的滴溜溜转动的黑眼睛，下面是红得可怕的两片嘻开的嘴唇。蓦地这披发头扭了一扭，又响出银铃似的声音：

“荪甫！你们先进去。我和二姊扶老太爷！四妹，你先下来！”

吴老太爷集中全身最后的生命力摇一下头。可是谁也没有理他。

超乎一切以上的憎恨和忿怒忽然给与吴老太爷以长久未有的力气。仗着二小姐和吴少奶奶的半扶半抱，他很轻松的上了五级的台阶，走进那间灯火辉煌的大客厅了。满客厅的人！迎面上前的是荪甫和竹斋。忽



然又飞跑来两个青年女郎，都是披着满头长发，围住了吴老太爷叫唤问好。她们嘈杂地说着笑着，簇拥着老太爷到一张高背沙发椅里坐下。

吴老太爷只得瞪出了眼睛看。憎恨，忿怒，以及过度刺激，烧得他的脸色变为青中带紫。他看见满客厅里五颜六色的电灯在那里旋转，旋转，而且愈转愈快。近他身旁有一个怪东西，是浑圆的一片金光，荷荷地响着，徐徐向左右移动，吹出了叫人气噎的猛风，像是什么金脸的妖怪在那里摇头作法。而这金光也愈摇愈大，塞满了全客厅，弥漫了全空间了！一切红的绿的电灯，一切长方形，椭圆形，多角形的家具，一切男的女的人们，都在这金光中跳着转着。粉红色的吴少奶奶，苹果绿色的一位女郎，淡黄色的又一女郎，都在那里疯狂地跳，跳！她们身上的轻绡掩不住全身肌肉的轮廓，高耸的乳峰，嫩红的乳头，腋下的细毛！无数的高耸的乳峰，颤动着，颤动着的乳峰，在满屋子里飞舞了！而夹在这乳峰的舞阵中间的，是荪甫的多疱的方脸，以及满是邪魔的阿萱的眼光。突然吴老太爷又看见这一切颤动着飞舞着的乳房像乱箭一般射到他胸前，堆积起来，堆积起来，重压着，重压着，压在他胸脯上，压在那部摆在他膝头的《太上感应篇》上，于是他又听得狂荡的艳笑，房屋摇摇欲倒。

“邪魔呀！”吴老太爷似乎这么喊，眼里迸出金花。他觉得有千万斤压在胸口，觉得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爆裂了，碎断了；猛的拔地长出两个人来，粉红色的吴少奶奶和苹果绿色的女郎，都嘻开了血色的嘴唇像要来咬。吴老太爷脑壳里梆的一响，两眼一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表叔！认得我么？素素，我是张素素呀！”

“爸爸，爸爸！怎么了？醒醒罢，醒醒罢！”

二小姐捧住了吴老太爷的头，颤抖着声音叫，竹斋伸长了脖子，挨在二小姐肩下，满脸的惊惶。抓住了老太爷左手的荪甫却是一脸怒容，厉声斥骂那些围近来的当差和女仆：

“滚开！还不快去拿冰袋来么？快，快！”

“要是痰火上，转过一口气来，就不要紧了。只要转一口气，一口



气！”

刚刚把老太爷放在一张蓝绒垫子的长而且阔的沙发榻上，打电话去请医生的吴少奶奶也回来了。据她说：十分钟内，丁医生就可以到；而在他未到以前，切莫惊扰病人，应该让病人躺在安静的房间里。

“怎么丁医生还不来？先抬进小客厅罢！”

荪甫搓着手自言自语地说，回头对站在那里等候命令的四个当差一摆手。

留在大客厅里的人们悄悄地等候着，谁也不开口。

此时忽然来了汽车的喇叭声，转瞬间已到大客厅前，就有一个高大的穿洋服的中年男子飞步跑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穿白制服的看护妇捧着很大的皮包。张素素立刻放开了林佩珊，招呼那新来者：

“好极了，丁医生！病人在小客厅！”

说着，她就跳到小客厅门前，旋开了门，让丁医生和看护妇都进去了，她自己也往门里一闪，随手就带上了门。

小客厅的门开了，高大的身形一闪，是丁医生。他走到摆着烟卷的黄铜椭圆桌子边，从银匣里检了一枝雪茄烟燃着了，吐一口气，就在沙发椅里坐下。

“怎样？”

张素素走到丁医生跟前轻声问。

“十分之九是没有希望。刚才又打一针。”

“今晚上挨不过罢？”

“总是今晚上的事！”

关门的声音将张素素从沉思中惊醒。她抬起头来看，又垂下眼去；放在一张长方形的矮脚琴桌上的黄绫套子的《太上感应篇》首先映入她的眼内。她拿起那套书，翻开来看。是朱丝栏夹贡纸端端正正的楷书。卷后有吴老太爷在“甲子年仲春”写的跋文：

余既满印文昌帝君《太上感应篇》十万部，广布善缘，又手录